

父親的得救

胡奇平

沒有人會相信父親會成為基督徒，我自己也不太相信，但是當神做工時，你卻非信不可。

父親個性外向，一生交友甚多，在眾人的眼中，他是一位人緣很好的人；也因為年紀漸長，親朋間的喪事有許多都是請父親代為處理的，大部份的親朋是沒有真正的信仰，順理成章的，父親就很熟習地，用台灣最流行的道教方式為人準備喪事事誼。

父親 17 歲從軍跟著通訊部隊撤退到台灣，當時軍中有牧師偶而會在集合中傳福音，父親聽過兩三次這樣的佈道會，卻從沒有機會更進一步。

在台灣安定下來以後，父親交了許多的朋友；也藉著同鄉之間的關係，將所有在台的同鄉幾乎都找出來了。許多的交際應酬，父親總是有喝不完的酒，打不完的牌。

2003 年 9 月，清晨兩點左右，我正在上班；一陣刺耳的電話聲響起，太太告訴我老三打電話來說，老爸吐血不止，醫生找不到出血口，吐的血比輸進去的還多，醫院已經發了病危通知，要我立刻趕回台灣。早上 9 點，我等在旅行社的門口，買了當天下午的機票，從此開始了 6 個月空中飛人的生活。

我是在 1999 年 10 月 31 日受浸歸入主名；將近 4 年的操練，總相信，我對神是有相當程度的了解，我更相信，只要我認真地、誠實地向主耶穌求，天父是一定會醫治父親的。

拿著簡單的隨身行李，我開始了我的旅途，只要在等待的時候，我就禱告，我更不時地思想聖經中有關醫治的章節，求神因著祂的憐憫和愛，醫治父親。

十幾個小時的飛行，是最好為父親的疾病禁食禱告的時機。除了睡覺、就是讀經禱告；偶而喝一口水；但不知道為什麼，空中小姐似乎不喜歡我不吃東西，每隔一陣子就來問我餓了嗎？要拿點東西吃嗎？終於她從前面拿了一籃的水果，說不吃東西是不行的；我拿了一個蘋果，把玩了一會、祝謝了，還是吃了；心中也開始為自己找各種不同要吃的理由；亞當吃了善惡樹上的果子，也不肯承認自己的錯，我也是一樣的軟弱，這時我才發覺在神面前承認自己的軟弱與無能，比為自己找藉口，更能讓我心中有平安。

回到台北的家中，老三告訴我當我還在飛機上時，醫生終於找到出血口，動了手術，已經止血了也穩定了，現在住在和平醫院的加護病房內；真是感謝主，我雖然軟弱，神一樣聽我的禱告。但誰又能知道信心的功課，這時候才開始呢！

探病的時間到了，我一人進入加護病房，看著父親一下子衰老了許多的身子，心中有說不盡的難過；時間很快地就要過去了，徵求了父親的同意，我握著父親的手開始為他禱告，一直到探病的時間結束。很奇妙地，在接下來的幾次，父親一看見我就抓著我的手說“來

來來，趕快幫我禱告。”我也不明就裡，反正父親願意禱告，我就為他禱告，也順便教他如何奉主耶穌的名禱告。

一星期之後，父親病情穩定，繼續再做檢查，証實父親有胰臟癌；我也已經飛回了美國。為了治療癌症，父親從和平醫院轉到台大醫院，也做了各式各樣的檢查、治療和手術。

回到美國的家中，妻子問了父親的病情，也問我，我要這樣飛來飛去多少次？那時妻子沒有上班，一個人在家中照顧三歲和一歲的兩個女兒，家中經濟也不過是可以過日子，沒有多的錢，我們負擔得起嗎？未經思索地，我回答妻子說：乃縵將軍在河中泡七次病得醫治，如果我飛回台灣七次，父親能得醫治，我也要做。

信主雖然不久，但也聽了許多病得醫治的見証；也上過不少信心的禱告神必成就的課，自己也經歷過小小的醫治，這不正是我大展身手，彰顯主名的好時機嗎？雖然辛苦、雖然壓力很大，我卻是千萬個願意看見父親病得醫治。

大哥辭去了工作，二十四小時在醫院照顧父親；每次回去時，我白天睡覺，晚上就讓大哥回家睡覺，我一個人過著美國時間在醫院陪著父親。和父親聊天的過程中，我終於知道為什麼父親一看到我，就抓著我的手要我禱告的原因了；原來當第一次病危時，雖然加護病房內是二十四小時燈火通明，醫護人員進出不停，父親意識也非常的清楚，他還有老花眼，但他卻看到醫院的天花板上，充滿了穿著各式各樣古往今來的各個國家民族的衣服的各種人，他心中害怕極了；但當我回來幫他禱告的時候，這一切都退去了，都恢復正常了。知道了他的經歷，我知道神的救恩臨到了父親的身上，我告訴父親他必須接受耶穌為救主，這樣神就一定會醫治你。他同意了，但三更半夜的，我去那裡找牧師為父親施洗禮呢？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就帶著父親做了一個禱告，宣告說從現在起主耶穌要成為父親生命的救主，這應該就是父親的決志禱告了。

經過打聽，我發現台大醫院有一個禱告室，我看到天主教和基督教同處一室，我做了登記，希望有牧師能到父親的病床邊為他行洗禮，被告知牧師和神父是一樣的，他們會安排。有一天下午，當我在床尾的長椅上睡覺的時候，有人來到父親的床邊，唱了詩歌、為父親行了點水禮，我在朦朧中，聽到詩歌的聲音，好想睜開眼睛、卻依舊昏睡了過去。就這樣父親成了一位基督徒。

我常常在半夜時從台大的樓梯間走到下一層樓去喝水或拿熱水泡茶或泡麵，知道父親的經歷之後，我總忍不住要看著那淡藍色又昏暗的牆，不知道是不是有那些不乾淨的東西在上面，常常自己把自己弄得很緊張，總要靠著唱詩歌或禱告來安定自己的心。

父親的病並沒有因為他成為基督徒就好轉，一樣的，他的病情慢慢地惡化著；開始要面對決擇的時刻也來到了我們身上；做手術，如果成功了可以多活幾個月、失敗了、去的也快，媽指示不要增加他的痛苦，大哥私底下來問我的意見，我不認為坐著等是一個辦法，只

要可能有幫助我們都應該試，必竟我相信神必醫治。大哥聽了我的話，與醫生溝通，在盡量不讓老媽知道的情況下，在老爸的身上試了許多部位；老媽常常在問，為什麼要做這個、為什麼要做那個、老爸的身体會受不了的，我們除了安慰她之外還能說什麼呢？

胰臟癌一般都說是很痛苦的，但感謝主，老爸一直都沒有疼痛的感覺。做的一切似乎都沒有效，老爸愈來愈衰弱，慢慢地他也不再自己翻身移動，常常在那裡發呆；雖然一直幫他翻身，每天也幫他擦澡，他還是有了褥瘡、他說會痛，醫生馬上就在他的點滴液中加了嗎啡，之後他就一直地昏睡，只有我回去時，醫生會暫時的減少嗎啡的劑量，讓他可以清醒一段時間。之後大哥告訴我，嗎啡打的愈多、老爸會去的愈快，但如果不打又怕他會痛，問我的意見如何？我認為只要老爸不受苦、什麼都好，大哥就私下去和醫生做了溝通。我總是相信神會醫治父親，但到了這個地步，我開始在想、難到神是要讓父親從死裡復活嗎？

終於，在那一日的清晨，接在父親身上的機器發出了警叫聲，我握著父親的手、看著所有的儀表都歸了零、我哭了、心中想著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

醫護人員將父親身上所有的儀器都移去了、為他穿了衣服、移到停屍間，等了幾個小時，上了殯儀車，送到了殯儀館的冷凍室內。一路上老媽常常自言自語的說：老爸可以多活幾個月的，老爸可以多活幾個月的，為什麼要做那些呢？真的、為什麼要做這些呢？我為什麼要同意這一切？這不就像是殺了老爸嗎？神啊！你為什麼允許我做這些事？除了悲傷、心中有更多的失落與不滿。回到了美國，我抱著老婆、無顧忌的痛哭了一會，我好累，我也真的不明白，神為什麼不肯醫治父親？

第七次、六個月中的第七次，這一次我帶著妻子一起回台灣奔喪。神也沒有讓父親從死裡復活，看著燒剩的骨灰，我可是對神失望到了極點，我真想找神出來好好的跟祂爭論一下，我這時才能稍微的体会到約伯想要到神面前“將我的案件陳明，滿口辯白”與神爭公義的心態。

一切好像都恢復了正常，一樣的上班，一樣的過日子，但我的心中卻對神充滿了許多的不滿，但感謝主、我沒有怒罵天父，我也沒有開口褻瀆耶穌和聖靈，我心中有許多的傷痛，我也常常懷疑父親是否真的得救了？我更不敢跟人說，因為我的認同，父親提早過世了。誰能安慰我的心呢？

我看到一個人，看起來是老爸，他躺在停屍床上，全身蓋著白布，忽然之間一雙巨大的手從天伸下來左右兩邊捉著父親，就將他往上提走了，我好像嚇醒一般突然的睜開了眼睛，轉眼看到了鬧鐘、它也正好響起，是凌晨起床去上班的時刻；好久好久沒有這樣的平安在我心裡，心中一切的重擔，全然的釋放了，我終於了解“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這樣的釋放竟是如此的透澈。

“是得救重要，還是醫治重要？”這句話開始在我的心裡轉了起來。耶穌不是問說“或說“你的罪赦了”，或說“你起來行走”，哪一樣容易呢？”我將我的眼目釘在父親的疾病上，但神的心意卻是要救老爸的靈魂；我不得不承認，我看的太短淺了。乃縵元帥沐浴七次，他病得醫治；我飛回台灣七次，神也醫治了我信仰上的疾病及我的心病。真的、盲目的相信，那基督教和其它的宗教有什麼不同呢？神讓我看到隨便捉住聖經中的一兩句話就把它當做萬靈丹，是很錯誤及危險的，不是嗎？在乃縵的世代，大痲瘋得醫治的只有乃縵一人，人只有親身的經歷神、與神建立起關係、主耶穌基督才能真正實實地成為我生命的主宰。

我求神醫治父親，神不醫治父親、卻將永生賜給了他，神反而醫治了我。我終於知道要在禱告中尋求父神的心意，而不是求神滿足我的需要。我的神真的很奇妙，祂給我的真的超過我的所求所想。祂的意念真的是高過我的意念。